

大家小品

窗下系列

赵中森

新家，在临街四楼。阳台，有二三十平米落地窗；她，成为我观察这城乡交界斜街的“好望角”。——题记

之一 面条女

改革伊始，先是温州修鞋匠风尘仆仆占据全国市场，他们从最卑微的活计做起（包括造假、伪劣产品、虚假广告）。后来，温州人发了。不日，温州购房团浩浩荡荡开进中国大都市，势若经济学上的“圈地运动”。

和温州人一块儿来到城市的四川人，滞留在了最初选择的城市。他们继承了儒家祖训的——“食”。

街上，一溜儿四川人开的面条铺。我访问过一位妇人，问她春节为何不回家探亲。她说，不敢回哟！我以为她是逃婚或者别的原因，她立刻爽快地说，一来一回，赚的钱都花在

铁路上了哟！与我家正对重的重庆面条铺，有一长相古典美貌娃儿的女孩儿，红润的手脸，一天到晚扑着面扇，如同施了粉妆。十几岁的小人儿，走起路来，身子已完全妇女态，让人看上去心疼。

一日，妻子买面条回来，那女孩儿已有了孩子。我认识《过把瘾》的制片人林，温州永嘉人。中国政法大学毕业，弃金饭碗而改行。他为儿子取名：小灯。他家是靠往内蒙贩灯具致富。

也怪，这就联想到四川曾流传过的“要吃粮，找紫阳”。那句性格决定命运的名言，也适合地域乃至国家民族。

之二 休闲屋

本以为这是一个可以大写特写的题目。可一旦离开窗户，回到书桌前坐

下写她，被雪白稿纸下角“15乘以20=300”的数字凝眸着（我习惯在稿纸上拉提线），那称之为爬格子的“格”，一下子便幻化为一间间的屋了！

一个所有怀着意淫的男人女人心旌摇曳的绿房子。

坐在一尘不染的摆有昂贵常绿植物办公室，用进口中性笔翻阅着整顿社会秩序文件的“冒号”们，手机信息库里贮存着一串暧昧的号码儿。官场中的“嫖客”、“卖淫者”、“同性恋者”、“拉皮条者”、“性虐狂”并不鲜见，不过被楚楚衣冠遮掩罢了；这“屋”里的内容要比那“屋”里的内容肮脏、污浊的多得多的不可想象。

够了。那不过是社会上一个小屋。她们在劳动。

之三 鞋之冢

天暗。无街标，无路灯，无树木，无公厕的斜街，很像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中搭的街景。

尽管朦胧，还是辨得清窗下废品收购站里那一堆山一样的鞋子们；但我辨不清每一只鞋子（在此已灭绝了成双成对的概念）的色彩，一种浑浊的黑灰，沉重、拖沓、颓废。古文中有“散履”一词。它们让我想到了加利福尼亚荒漠中著名的“飞机坟场”，堆积如山的旧汽车、旧电脑……

我与众不同的，是这些日益添加增高的静止的废品，正在复活；我想到了它们原来的主人和他们形形色色的故事：

政治生活屡见不鲜的削足适履；日子重荷下磨砾跋涉的实践者；溺水者遗留在岸上的唯一活证；严父毒打犯错子女的“刑具”；……

这些废弃物们，是用来制造再生胶品的，还有纸。

我相信它们的主子大多还活着。当然也有死去的，我说的坟也是这一层意思。

说坟，又总觉得它们还活着，如沉默的火山。

那坟之所以压迫在我脆弱的心旌，实在是我觉得我们一本正经的“历史课”，端的如这窗下的鞋之冢啊！

随笔

先给个“获奖理由”

陈鲁民

在所有诺贝尔奖里，中国人意见最大的就是文学奖。因为，中国“著名作家”最多，小说产量最高，作家活动也最频繁，可是至今仍是获奖空白。所以，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一公布，就总要在中文坛来个小地震，作家们总要难受一阵子，有骂骂咧咧的，有不以为然的，有失声所望的，也有嗤之以鼻的。这作为情绪发泄，固无可厚非，但在于事无补，还不如静下心来，认真琢磨一下获奖作品好在哪儿，听听人家的获奖理由，想想自己的差距何在，可能会更有意义。

先说今年新科状元法国作家勒·克齐奥，他的获奖理由是：“他是文学新领域的开拓者，他的作品具有诗意的神秘，它是旧习俗的死亡，新生命的诞生，探索着在当代文明掩盖下的人性，他的作品标志着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交融。”扪心自问，我们有这样水平的作品吗？如果真有这样的佳作，既有开拓性精神，又有“诗意的神秘”，那你就耐心等待吧，诺贝尔文学奖离你就不远了。当然，这一等也许要几十年，毕竟还有那么多优秀作家都在排队呢，即便是克齐奥，也已等了多年，直到68岁才成了正果。

2006年，土耳其作家奥尔罕·帕慕克获奖，他的获奖理由是：“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。”如果我们忘掉“故乡忧郁的灵魂”，没有了根，却为赶时髦热衷于写那些故弄玄虚的盗墓小说、胡编乱造的灵异小说、乌七八糟的情色小说，或许可能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，可能发大财，可能有若干粉丝，但可以肯定是绝不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青睐的。

2004年，奥地利女作家艾尔夫蕾德·耶利内克折桂，其获奖理由是：“小说和剧本中表现出了音乐动感，用超凡的语言显示了社会的荒谬及其使人屈服的奇异力量。”倘若一个作家日成方言，一年就推出几部长篇小说，急急忙忙就像打仗一样，恐怕他是没有时间也没兴趣使自己的小说具有“音乐动感”的，自然也不会有“超凡的语言”，那么，

说来儿是我的同学，恐怕没几个人相信。从年龄上看，他比我大八岁；从体型上看，像爷爷牵着孙子——我们班个子最大的才勉强够到他的胳膊窝，更别说像瘦猴一样的我了。当然，我们那是个复式班，就是说一至六年级都在一间教室上课。我上一年级的时



小说

羡慕米儿

秋风

米儿。因为父母爱得早，便由他从小经管着米儿。说是经管，他又管不住米儿点什么？与其这样，倒还不如把那小土匪推到学校去省心。

米儿在班上可以说是一个最特殊的学生。第一，他的座位永远都固定在教室最后面那个早被他踢得没门没框的门口。第二，米儿什么时候想出去撒尿什么时候想回教室睡觉悉听尊便。米儿最大的爱好是用弹弓击碎相邻几个村电线杆上的灯泡。米儿也喜欢朝猪身上羊头上撒尿；米儿当然能准确无误地把屎撒入牛的眼睛或驴的耳朵。米儿朝什么地方都爱撒尿，就是不爱把屎撒入尿罐。米儿会的当然不仅仅是这类缺心眼的小把戏小花样，其实米儿的心有时也很

他写的越多，就离诺贝尔文学奖越远。

2003年，南非作家约翰·马

克斯维尔·库切夺冠，他的获奖理由是：“小说精准地刻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。”文学就是人学，好的作品一定要有几个人物血肉饱满，性格鲜明，人性刻画深刻，如曹雪芹笔下的宝、黛，鲁迅笔下的阿Q，雨果笔下的冉阿让，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等等。而对这些典型人物上的“精准地刻画”，光靠在书斋里苦思冥想、闭门造车是不行的，必须长期观察社会，深入底层。然环顾左右，如今还有几个作家在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，认真观察社会？因而，人物虚假、苍白，情节难经推敲，乃为很多作家通病，获奖自然也就成奢望。

2001年，英国作家维·苏·奈保尔一枝独秀，其获奖理由是：“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，是驱策人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。”作家就应特立独行，不趋时，不媚俗，勇于探索，有悲悯情怀，通过自己的作品，给人以理想主义的感动，使人获取前进的动力，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最看重的特质。如果我们的作家还在迷恋与大众无关的“私人写作”，滥情于欲望发泄的“下半身写作”，兴趣盎然地在玩弄新写实、后现代、先锋写作、快餐文化等等，那也就自娱自乐吧，写再多也是文学垃圾。当然，也有文坛大佬说：文学垃圾也是繁荣——不是奇谈怪论，也是自欺欺人。

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已尘埃落定，名花有主。有志于此的中国作家，不必牢骚满腹，不必自怨自艾，还是先把自己的作品写好，把“获奖理由”准备充分再说吧。



太行秋色(国画) 李庆华

新书架

《石羊里的西夏》

黄雯

《石羊里的西夏》以西夏、蒙古交战为背景，以作者毕生研究西夏为依据，以宫廷斗争为主线，虚实相合讲述了西夏王朝遭蒙古族灭国的全过程，作为党项后裔的作者倾尽心血的祭祖之作。

西夏是党项族于1038年至1227年建立的王国，党项族属古羌族的一支，原为游牧民族，后投奔以夏国公藩镇势力。唐灭后，1038年夏国公李元昊称帝，国号大夏，即西夏。西夏王朝雄霸西北数百年，党

项骑兵曾令邻国闻风丧胆，党项与中原文化有机借鉴是少数民族中最成功的，最终却消失在蒙古骑兵的铁蹄之下。元代宋、辽、金三代修史，唯独不提西夏，更将西夏有关的文献书籍全部烧毁消灭。直至今日西夏被史学界称为“绝学”。两百年繁荣帝国如同人间蒸发，是仇恨？是报复？或者只是历史的巧合？让我们随着作者的文字走入一段没有文字的历史，一段青草鲜花雨腥风的故去文明。作者深入羌族聚居区多年，进行文化研究，沉寂多年的西北文坛异军突起，多位名家联袂推荐。作者本人羌族后裔，所以这部小说是当代羌人的寻根之旅。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人不知换了多少茬，还是个亏损。那砖厂眼看着就要赔成一堆无人问津的瓦渣滩了。

米儿却说：“我承包。”村领导巴不得哩，连说：“能行。”砖厂开工了。一个老油子还想让机器空转磨洋工，米儿立马就给了他一耳光。一个偷砖贼趁熟路又来拉货，米儿提了一块砖就撵了上去。那贼一下子跪在地上求饶说：“爷爷，孙儿再不敢了……”

米儿的砖厂盈利了。说起米儿折腾的事那可太多了。比方说组织建筑队去新疆、雇汽车运木头……别人不敢干的事他干，有人想了四五年还没定下的事，他一屁尿还没尿完就定点了。他干的出彩的一件事，就是现在正经营得红红火火的这个奶牛场了。他现在的头衔是什么？秋家村奶牛有限公司董事长。你问他坐的啥车？四环奥迪吧。

世事变得太快，我们几个老同学见了面总禁不住要一番叹息：我们班当年学习最好的秋思哲，他爹还住着土坯房。这人啊……米儿这狗日的倒是经常请我们吃饭显摆。没想到有一天他喝得半醉不醒的会说出那样的话：“唉，只可惜我当年没好好上学……”

我们听了都在心里骂：“你狗日的当年要是多喝几瓶墨水的话，如今还不和我们一样。”面上我们却一个个点头哈腰说：“是啊是啊，你要是……”一回到家，我们却又骂起小孩：“还不去好好看书学习，长大了我看你……”骂到这儿，却又埋下眼去，默默地端起了茶杯……

正想着，蒋大川呼呼地进来了。“怎么？都走了。就简书记啊，还没回家？”

“啊，蒋书记，忙呢。”简又招招手，蒋大川坐下。小郑进来泡了茶，蒋大川说：“是忙啊。可是我这一忙，很多人会不高兴啊。刚才省纪委来电话了，通报了我们的水阳镇书记吴大海的事。看来很严重啊。”

“很严重，是吧？”简又然既应着，又保持了分寸。

蒋大川喝了口茶，“是啊，我早知道吴大海这货会出问题。他不出问题才怪呢？三百多万，还有七八个女人。了不得，了不得！”

“不会吧？”简又然也觉得惊奇。“怎么会？举报信上有凭有据的。我们以前也根据群众举报，查过一回，问题很严重。本来我们要处理的，可是……”蒋大川望了望简又然，叹了一口气，不说了。

简又然低了头，喝了口水，又给蒋大川递了一支烟。

蒋大川换了个话题，问：“简书记什么时候回去？”简又然说：“下午就回去了。”蒋大川说：“那我不耽误你了，你忙。就在那里先祝简书记春节愉快吧。”

“谢谢蒋书记。”简又然送蒋大川送出了门。刚回来，小郑就进来：“蒋大川和吴大海是死对头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……”

简又然坐下来，小郑继续道：“前年，纪委查了吴大海一次，听说数额很大。本来是要处理的。但李书记不同意，这事就不了了之了。”

快下班了，简又然站起来说：“没事了，你走吧，我也走了。”说着，就夹着包出了门，他没有要车子，一个人住山庄走。县委离海山山庄大概四里地，走起来要半个小时。简又然一边走，一边看街上的风景。

手机响了。简又然接了，是吴大海。

吴大海说：“简书记，我正跟你后面呢？”

简又然说：“中午要休息一会儿，下午要回省城的。”吴大海说：“那我送你。”拉着简又然上了车，到了海山山庄，下车时，吴大海坚持要送简又然回房间。简又然说：“真的不必了，你回去吧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的脸色有点难看。

吴大海一定也感觉到了，停了脚步，道：“刚才李书记让我多跟简书

记联系。这不？我不过是想认认门的。既然简书记另有事，我就……”说着，从车里包里拿出一个信封，递过来。简又然用手推了推，蒋大川说：“拜年也得拜年礼吧。简书记不收，是不是嫌我吴大海没能耐？”

“这个哪是？我真的不能收。你请回吧，我要上去了。”简又然说着，简又然站在那儿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

吴大海却追上来，将信封顺势塞到简又然的包里，然后坐进车子就走了。

简又然站在那儿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

春节期间，凡凡这孩子晚上总是睡得早，他自己说是老是感到疲惫。杜光辉想反正是放假，早睡就早睡吧。打开电视，电视里正在播放新闻，是本省新闻。其中有一条是湖东的。他在镜头里看到简又然了。简又然正领着一群人，到贫困户家中慰问。

“这个简又然！”杜光辉看着笑了下。

刚要换台，部办公室的赵妮打来电话，通知初八晚上，部里要搞新春联欢，请杜光辉杜主席到时参加。杜光辉说：“怎么这时候才通知啊？”赵妮笑道：“部长才跟我说，我现在不通知，又怕你杜大书记到时回了桐山呢？那我岂不要挨领导的批？”

杜光辉说：“那也是。”挂了电话，杜光辉心想赵妮这张嘴，真是个得理不饶人。机关有人私下里说赵妮和简又然有一腿。杜光辉不太相信。反正他没看到过，眼不见不为实嘛。

初八晚上，杜光辉来到部里联欢的酒店，看到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。连一些离退休的老干部也来了。杜光辉往里走，就听见简又然正在说话。简又然的声音很大，说：“我请大家到湖东，等到春天的时候，我们湖东万花湖可是美极了。到时我请你们到湖上划船。不过，我得先声明，湖中可是有美人鱼的，听说……”

人事处的吴处长过来敬了杜光辉一杯酒，然后拉着杜光辉到旁边，问道：“光辉，你怎么？”

“我怎么了？”杜光辉有些莫名其妙。

连载

这还差不多，我松了口气，问她：“那导演怎么没让我走？”我知道丹妮当时很有影响，导演很重视她的意见。

“导演自己就是个小小个子，当然不重身材重智商了。我跟他几次提过换人，他都没答应，还给我做工作，说坏人不一定看上去就坏。对了，我还一直撞咱们王副导演争取这个位置啊，呵呵。”

“王副导演”我知道，高大威猛，看上去的确很“豺狼”。难怪有一阵子总看丹妮跟他在一起唧唧咕咕的。

随着交往越来越多，丹妮在我心目中，渐渐从“偶像”、“前辈”变成了一个亲切可爱的好闺蜜。她也不那么烦我了，愿意和我聊聊她的生活，她的失败的婚姻，尽管我什么都不明白，但至少对她很真诚。

三个月以后，拍摄结束了，我和丹妮一起从西安回到北京。那时候，她还是铁路文工团的演员。

大约又过了一个多月，她突然打电话给我，有些忧伤地说：“我要走了。”我很惊讶，“去哪儿？”我知道她已经在北京工作了8年。

“回广州，我父母那儿。”

我不知道她为何仓促离开，只知道她在北京有不少朋友，但是这件事告诉了。我到她家，帮她收拾行李。

那天，丹妮独自推着行李走向安检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泪突然流下来。我后来才明白，候机大厅里正在放着的《再回首》触动了她的内心，“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，只有无尽的路陪着我。”她回忆起了那些难过的往事，并且，不敢想象形单影只的未来。

3. 和班里的“大众情敌”——冯远征

丹妮离开北京不久的一天，我从剧院回到家，我妈说：“今天下午，有个女孩儿给你来了个电话。”

“您问她是谁了吗？”

“她说，只是找你拍戏的事儿，晚上7点再给你打。”

我想来想去，自己回国不久，一没名声二没路子，谁会找我拍戏呢？那天晚上，我们一家子正在边吃饭边看《新闻联播》，电话铃响了。“远征，找你的，快去接！”我妈比我还激动。我连忙跑到电话机旁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听筒里就传来一个

熟悉的声音：“喂，是远征吗？我是丹妮。最近你有空吗？”她直截了当地问我。

“有空，这段时间剧院里正巧没我的戏。”我并不知道她要说什么，但直觉是件好事儿，于是先迫不及待地应承下来。

“长春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18集电视剧《冯远征将军》，我觉得，你演陈清山挺合适的，他是一个从海外归来的革命领导人，你有兴趣吗？”

“有兴趣啊！戏里有你的角色吗？”在我的潜意识里，有戏拍当然是好事，假如能和丹妮一起拍戏，更是好上加好。

“嗯，我演冯远征将军的夫人。如果你答应的话，我就跟导演推荐去。过两天，剧组在海南集合，你一定要过来！”

“好，没问题！”我答应得非常干脆。

战争题材电视剧一向男多女少，进了摄制组，仿佛进了“和尚班”，有名有姓的男演员30多个，还有男群众不计其数，女演员加丹妮在内一共不超过5个。

丹妮漂亮，经常有男演员约她出去逛街买东西，她从来都是来者不拒，“好啊，什么时候？”她心软，拒绝了别人，面子上过不去。到了约定的时间，她会准时出现，令对方喜笑颜开，不

过笑容很快就僵住了，因为看到美女后面还跟了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。哟，这不是冯远征吗？我又没约他，他干吗来了？”

这时候，丹妮会大大方方地说上一句：“反正也是玩儿，就一起去吧。”弄得男演员很尴尬。那段时间，我几乎成了剧组里的“大众情敌”，但是没过多久，“大众情敌”就神气不起来了，我得了一场重病——水痘。

我立刻被送进了医院的隔离病房。除了手指甲和脚趾甲，我的全身上下都长满了豆粒大的水泡。我不能洗澡，浑身又湿又粘，又痒又疼，口腔黏膜也全部溃烂了。

我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又难受又无聊，压根儿没人来看我，谁敢去看一个传染病病人呢？第二天下午，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了，我转头一看，居然是丹妮！我心中一阵激动，想笑，但一想到自己这副体无完肤的吓人模样，又笑不出来了，沮丧地垂下了眼皮。